



淡妆浓抹总相宜

——西湖十大名诗

彭万隆 / 著

杭州出版社



淡妆浓抹总相宜

——西湖十大名诗

彭万隆 / 著

杭州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淡妆浓抹总相宜：西湖十大名诗 / 彭万隆著. --
杭州：杭州出版社，2014.10（2015.5重印）
（杭州文史小丛书·第1辑）
ISBN 978-7-80758-934-1

I. ①淡… II. ①彭… III. ①古典诗歌-诗歌评论-
中国 IV. ①I207.22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4）第037773号

淡妆浓抹总相宜
——西湖十大名诗

彭万隆 著

责任编辑 李利忠

美术编辑 祁睿一

封面设计 杭州乾嘉文化艺术有限公司

出版发行 杭州出版社（杭州西湖文化广场32号6楼）

电话：0571-87997719 邮编：310014

排 版 杭州真凯文化艺术有限公司

印 刷 浙江省邮电印刷股份有限公司

开 本 850mm×1168mm 1/32

字 数 58千

印 张 3.375

版 次 2014年10月第1版 2015年5月第2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80758-934-1

定 价 12.00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影响阅读，请与本社发行部联系调换

《杭州文史小丛书》编辑委员会

名誉主任：叶 明

主 任：孙忠焕

副 主 任：赵光育 宋传水 包伟民 王利民 徐海荣

编 委：董郁奎 楼毅生 项文惠 房友强 夏卫东

王 英 吴志坚 倪素浓 孙立波 吴 晨

张学勤 陈志坚 尚佐文 李利忠

主 编：孙忠焕

副 主 编：宋传水 王利民 楼毅生

序

近年来，杭州文史研究会坚持兼具学术性和通俗性的文史名篇佳作的创作，组织文史领域的专业学者和文史工作者开始编撰一套开放性的介绍杭州文史知识的系列通俗读物——《杭州文史小丛书》。作为一部深入浅出、雅俗共赏的精品读物，关键之处在于提倡科学化，反对庸俗化，追求通俗化。

提倡科学化就是要尊重历史事实，尊重历史发展规律，遵守历史研究规范，这是小丛书编撰成败的关键。因此，小丛书作者应以严肃科学的态度对待历史，以历史唯物论来指导研究杭州历史，以应有的“史德、史才、史学、史识”解读历史现象，以事实为依据再现历史场景，以史实为基础叙述历史进程，使小丛书充分体现其科学价值，进而更好地发挥历史科学以史为鉴、资政育人的作用。

反对庸俗化就是要反对史学研究和著述脱离历史

本真的“戏说”倾向。曾流行于社会某些文艺领域的“戏说”，已经向史学界蔓延，并且影响到一些史学著作和通俗历史读物。有的随意编造历史故事，任意臧否历史人物，有的随意颠覆历史常识，任意解构历史场域。一些历史读物的庸俗化倾向不仅起不到以史为鉴的作用，反而扭曲了历史，伤害历史科学，误导广大读者，影响大众心理，危害青少年成长，并将阻碍对中华文明发展正确认知的形成，阻碍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建设，有损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宏伟事业。因此，在编撰小丛书的过程中，我们应把握这样一条原则——可以细说，但绝不能“戏说”，做到不媚俗，不从众，坚持实事求是，正本清源，全面客观地反映杭州历史发展的方方面面。

追求通俗化就是要以通俗易懂的表述，吸引广大读者的阅读兴趣，使杭州悠久的历史能够深入广大市民的内心，使杭州曾经的辉煌能够成为每个杭州人的骄傲，进而鼓舞杭州人民积极向上，不断进取，促进杭州经济社会的进步与发展。白寿彝先生曾说过：

“通俗的工作并不是多么简单的工作，没有一定的深度是搞不好的，通俗不是粗俗，不是浅薄，而是既有充实、正确的内容，又要能看得懂。”因此，小丛书作者对历史价值和历史知识，既要有科学认识、正确把握；又要对读者心理有正确理解，并在坚持历史真

实性的基础上，展现历史的多样性，追求表述的生动性，从而使小丛书成为一部为广大市民所喜闻乐见的文史读物。

小丛书的编撰就其形式而言，它既是小书，又是大书。说其小，每本仅5万字左右，可谓是袖珍读物；说其大，十本一辑，连年发行，可形成系列丛书。就内容而言，围绕杭州，涉猎广泛，无论是宫廷秘辛，还是名流轶事，均为采写对象，可谓无所不包。就时间而论，上至先秦，下至民国，既有古史阐释，又有近史新叙，可谓代代有佳作。

编撰《杭州文史小丛书》是杭州文史研究会积极推进大众史学，开展文史知识普及的大胆尝试。我们借鉴“大专家写小著作”的方式，延请了学有专长、业有专攻的专家学者，选择各自熟知领域中有关杭州的专题来进行撰述；同时，用严格的学术评审机制来进行把关，确保作品以准确无误的史实、通俗易懂的文字，在广大读者与博大精深的杭州历史文化殿堂之间架起一座通津桥梁。小丛书还可以作为学校课本知识的延伸和补充，让青少年读者能够在轻松的阅读中获取生动确切的杭州文史知识。

编撰《杭州文史小丛书》也是推进杭州文化建设的一项重要举措。作为第一套介绍杭州文史知识的系列通俗读物，希望不仅能丰富市民的文化生活，提

高大众的文化素养，也能让市民更加了解自己生活的城市，增强对家乡的认同感和自豪感，而且也可为实现“打造东方品质之城，推进文化强市建设，建设和谐、美丽杭州”贡献绵薄之力。

孙忠焕

2014年8月

（孙忠焕系杭州文史研究会会长）

目 录

序.....	1
引 言	1
最爱湖东行不足	
——白居易《钱塘湖春行》	11
疏影横斜水清浅	
——林逋《山园小梅》	20
欲把西湖比西子	
——苏轼《饮湖上初晴后雨》	27
浙东飞雨过江来	
——《有美堂暴雨》	37
直把杭州作汴州	
——林升《题临安邸》	46
映日荷花别样红	
——杨万里《晓出净慈寺送林子方》	54

唱得杨家好《竹枝》

——杨维桢《西湖竹枝词》 61

西子湖头有我师

——张煌言《入武林》 71

桃花得气美人中

——柳如是《西湖绝句》 78

踏青争上岳王坟

——黄任《西湖杂诗》 87

引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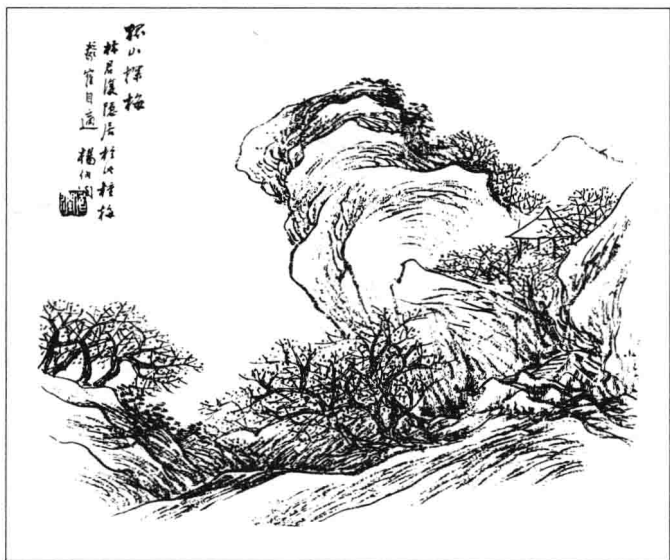
宋代有一个张秀才，江西人，以前从未到过杭州，一次胡存斋带他泛舟西湖之上，就问他：“西湖好否？”曰：“甚好。”曰：“何谓好？”曰：“青山四围，中涵绿水，金碧楼台相间，全似着色山水。独东偏无山，乃有鳞鳞万瓦，屋宇充满，此天生地设好处也。”（周密《癸辛杂识·西湖好处》）话虽说得粗俗，但确实说出了西湖的面目形势，用散文将西湖好处全数点到，而且如此简练，估计是达到极致了。中国本是诗的国度，自唐宋以来，文人墨客徜徉在西湖山水之间，吟咏描摹，更是创作了无数的诗篇。人们在赞美“今古有诗难绝唱，乾坤无地可争奇”（明张杰《西湖》）的同时，又在感叹“西湖天下景”，“谁能得其全”（苏轼诗），甚至觉得自己畅游湖山、饱览美景的观感不如享受诗人笔下的名篇佳作来得全面，来得强烈。中国古典诗歌艺术是中华

民族追求精致的结晶，西湖诗歌更是其中一个典型的样本，“天意君须会，人间要好诗”（白居易《读李杜诗集因题卷后》），从古到今，诗人总是在创作中进行着不断的超越，由这种精致艺术所哺育出的读者也在不断地品评着诗人的生花妙笔，追逐着那一首首湖山之咏的奇文绝唱。

南宋宁宗嘉泰三年（1203），被称为“天下奇男子”的刘过（字改之，号龙洲道人）写下了一首妙趣横生的奇词。这一年，大词人辛弃疾在绍兴任浙东安抚使，邀请刘过到山阴相见，刘过此时住在杭州西湖，因事暂不能赴邀，便填了这首《沁园春》词作为答复。词人说正准备冒风雨渡过钱塘江，赴好友之宴，但“被香山居士，约林和靖，与东坡老，驾勒吾回”。

正要出门，偏偏被曾任杭州刺史的唐代大诗人白居易，邀了在西湖孤山隐居的宋初诗人林逋，还有曾在杭州任通判、太守的大诗人苏东坡，硬把“我”拉了回来，去参加他们的诗会。于是被岳珂《程史》评为“白日见鬼”，也就是我们常说的穿越这一奇观出现了。这三大诗人一坐下来就在那里争论自己的西湖诗如何出色。苏东坡举出他的诗《饮湖上初晴后雨》，说：“我有‘欲把西湖比西子，淡妆浓抹总相宜’之句，所以邀大家去游美丽的西湖。”白居易也不示弱，他举出他的《寄韬光禅师》一诗，说：“我

有‘东涧水流西涧水，南山云起北山云’之句，所以我邀大家去天竺寺、灵隐寺一带游一游。”林逋在一旁听了，认为他们虽然在杭州做了一段时间的官，但对杭州美景未必体会深刻。而他自己因为长期隐居西湖孤山，整天同梅鹤打交道，知道孤山上的梅花的品格，所以他写了一首《山园小梅》，诗里有“疏影横斜水清浅，暗香浮动月黄昏”的十分入神的名句，于是劝众人莫去天竺、西湖，最好随他先去孤山探梅。虽然三位诗人谁也没有说服谁，但刘过动心了，“须晴去，访稼轩未晚，且此徘徊”，他说我要留在这里欣赏西湖风光，访稼轩要等到晴天了。就这样幽默诙



孤山探梅

谐地表达了不能应稼轩之约的原因。辛弃疾得词大喜，后来，留刘过醉饮月余。《寄韬光禅师》、《山园小梅》、《饮湖上初晴后雨》都是三位诗人浸染于西湖湖光山色而创作出的名篇，刘过则以独特的方式对唐宋西湖诗歌的代表作进行了提炼与点评，虽然有着他自己的特定创作情境，仍能自出手眼，合乎西湖文学史的公评。

如果变换一个角度，从历代的西湖小说中去搜寻，可以发现更多的引用、改编的西湖诗词，那时的作者（说书人）好像若不用诗词就会显得特别没有文化，而听众也觉得缺少了西湖的特色，感觉非常不过瘾。其中，提及次数最多的是苏轼《饮湖上初晴后雨》与南宋林升《题临安邸》两首诗，比如，明代冯梦龙“三言”中，说到宋高宗赵构的，总要引用《题临安邸》，如《喻世明言》的《范巨卿鸡黍死生交》，而《警世通言》的《白娘子永镇雷峰塔》则出场先引林升诗，然后才是“话说西湖景致，山水鲜明”。《喻世明言》的《木绵庵郑虎臣报冤》写南宋奸臣贾似道，先引明代诗人张以宁《钱塘怀古》诗，就他的末联“莫向中原夸绝景，西湖遗恨是西施”，引出东坡名句：“那时西湖有三秋桂子，十里荷香，青山四围，中涵绿水，金碧楼台相间，说不尽许多景致。苏东坡学士有诗云：‘若把西湖比西子，淡妆浓

抹两相宜。’因此君臣耽山水之乐，忘社稷之忧，恰如吴宫被西施迷惑一般。”明代孤本小说《万锦情林》中的《裴秀娘夜游西湖记》，写少女裴秀娘夜游西湖遇上一位中意的少年，“乃以手击栏杆，歌古诗一绝，诗曰：‘湖光潋潋晴便好，山色空濛雨亦奇。若把西湖比西子，淡妆浓抹两相宜。’歌其诗而声清韵美，这刘生听得，不觉手舞足蹈而言曰：‘天生如此美女，人才奇绝，既歌此诗，必有情意，若得为夫妇，实出望外。’遂命移舟相近画舫边，听其歌词。”在这里，《饮湖上初晴后雨》还能暗含类似于“东边日出西边雨，道是无情却有情”的意蕴，能为少男少女传递情思，这倒是单从东坡诗中读不出的，所以非常奇妙。

历代的西湖诗词名篇如果用选本的方式呈现出来，虽然存在着编选者审美趣味的不同，可能也只不过是篇幅上的多少与厚薄的差异，例如王荣初、吕小薇、孙小昭各编有《西湖诗词》。但若是说在这众多的佳作中再限定，比如仿照坊间流行的“十大”模式，设定只能选出十大名诗，那在难度上便陡然上升，本书便在尝试着做这一工作。

我们确定只选“西湖十大名诗”，这里用的是不包括词、散曲在内的狭义的诗的概念，虽然有些遗憾，却是为了选定标准上的纯粹，古人创作单是诗歌

一类，已经非常讲究体性的区分，何况诗、词、曲原本就有差别，把词、曲放进来一起选，恐怕会自乱体例，并且也会影响到下面要说到的一些选取标准。当然，现代新诗也不考虑入选，创作语言的古今不同，无法并列，这个很好理解。所选取的只是与现代新诗相对应的古典诗歌，那些现代诗人如郁达夫用古体诗创作的西湖作品也在观照的范围之内。这里并不存在厚古薄今的问题，如果有可能，还可以选出“西湖十大新诗”来。

毫无疑问，历代涌现出来的西湖诗的佳作都是文学经典。文学经典应该是具有权威性、典范性的作品，又往往是某一时代文学成就和审美理想的标志，也是文学接受中经得起检验的和支撑文学史框架的作品。我们这里所说的文学史既指中国文学史，又指具有独特地域风格的西湖文学史，入选的名诗当然已经是中国文学史中的经典名篇，却还要兼顾到西湖文学发展中的代表性。那么，谁有资格选出这十首诗呢？一个办法是通过大众评选产生，但也会存在诸多复杂的问题，姑且不论提供候选的西湖诗名篇基数的多与少，因为这会影响到公众的知情权与选择权；“公众”也就是读者因性别、年龄、地域、审美、知识等等因素影响而产生差异，恐怕经过多次的“协商”，在某些入选的作品上还是很难达成共识。这还是在当

下共时性的层面讨论的“读者”，其实，从上面叙述的刘过词以及明代西湖小说中可以看出，历代的“读者”（对于西湖诗而言，他们确实都是读者）已经“发现”了部分可以入选的名诗，并且，对于这些名篇当下的读者都是可以认同的。由此看来，最稳妥的办法是协商，即本书编者作为文学经典重构的“调停人”，在西湖名作与读者之间构建对话的窗口与链条，通过协调，使这个“西湖十大名诗”的选择最大程度地得到读者的认同。

有了以上的认识基础，先列出十首诗的名单，然后再谈选择的理由就比较可行了。我们选出的名诗是：唐代白居易《钱塘湖春行》，北宋林逋《山园小梅》、苏轼《饮湖上初晴后雨》、《有美堂暴雨》，南宋林升《题临安邸》、杨万里《晓出净慈寺送林子方》，元代杨维桢《西湖竹枝词》，明代张煌言《入武林》，清代女诗人柳如是《西湖绝句》、黄任《西湖杂诗》。

首先，这里有当然的作者与当然的作品两种情况，有时候这两者可以重叠。白居易、林逋、苏轼是南宋以来杭州人所尊崇的“西湖三贤”，林逋之《山园小梅》、东坡之《饮湖上初晴后雨》是首选；白居易是当然的作者，他众多的西湖佳作如果放到中国文学史层面去衡量，却并非上述刘过词中所称道的《寄